

海南周刊 史话



朱采《清芬阁集》书影

督建秀英炮台的几份奏摺

光 绪 十 三 年（1887年）上任雷琼兵备道的朱采，任内兴建海南五公祠、秀英炮台，为后人所称道和缅怀。他卸任后所著的12卷《清芬阁集》，如实地记录了集兵政大权于一身的雷琼道尹的吏治思想与执政艰辛。

早在1874年，朱采就写下轰动朝野的《海防论》，得李鸿章的器重推荐，升任汾州知府。朱采说，鸦片战争以来，寇患愈演愈烈。御敌之要有五：“用人之要”“裕饷之要”“练兵之要”“造船之要”“持久之要”，不料13年后却因此挑起海防重担。

朱采任上的数十本奏摺，披露了当年雷琼地区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朱采与数十政要及亲友的书信往来，客观地反映了晚清时期一个有良知的地方大员的爱国情怀。



朱采像

揭开琼州鲜为人知的海防秘密

文本刊特约撰稿 蒙乐生

清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，分巡雷琼兵备道长官朱采在《禀督抚院）的奏摺中说：“十七年（1891年）二月初六日奉宪台札，飭令总理琼州海口建筑炮台事宜。是年三月初，秀英炮台动工，亲临督建，于本年三月底一律工竣。计中间二十四生炮台三座；曰‘拱北’‘镇东’‘定西’；两旁十五生炮台二座；曰‘振威’‘振武’……四周建小炮台六座，以备意外之抄袭。”

关于建筑炮台经费，奏摺称：“计物料、工匠、夫役、船只、起炮、迁葬、地价、棚厂、薪水、津贴、伙食各项用银五万六千四百五十九两七钱九分二厘六毫三丝。”

督建秀英炮台最伤心的事：“该处逼枕海滨，风色最烈，夏秋三次瘟疫，弁勇工役共毙一百二十余名，魏镇云胜、陈镇兆兴猝病而故，陈镇一营即以陈良杰管带……”

琼州海防库存水雷四十余个，朱采商请黄埔水雷局委派水雷专才来琼逐一检修，损缺零件清水雷局添加补给，并从香港购买橡皮圈药管、水绳及沙布、油丹等物……

120多年前，分巡雷琼兵备道朱采的几本奏摺，也披露了鲜为人知的琼州海防秘密。

临危受命

清光绪中叶，法国军舰入侵东南亚海疆，海防风云骤起，战火一触即发，两广总督张之洞奉旨修建四大炮台。其时，张之洞向清廷奏报《密陈琼防人才片》：“臣悉心思索，查有山西汾州府朱采，廉劲果毅，勤朴耐劳，器识甚阔，志趣甚远，久在北洋、深通洋务。臣在晋时，深悉其才……”于是，朱采临危受命，从山西汾州府简任雷琼道，统领两州。

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四月，朱采走马上任。下车伊始，考试观风，发策问弊，严察吏治，尊贤任能，革除贪墨，雷厉风行。为长远计，他致力教化，创建五公祠；筹备海防，他购战舰以卫边陲；督建炮台，置水雷以资守御。六年道尹，千般磨难：遭遇瘟疫流行，那城逾万人染疫致死，幼女不幸夭折，他本人也病侵弱躯，仍坚持至炮台工竣才卸任。

朱采督建炮台，恪尽职守，任劳任怨，兢兢业业，用自己的心血在琼州海防建设史上写下了铭心刻骨的一笔。他经世济民的执政理念，海疆防御的深谋远虑，创建五公祠、督建秀英炮台以及有关施政禀报的数十本奏摺，客观记录了一个封疆大吏的心路历程，为后人留下了晚清时期政治风云、琼州时局、海防秘密和吏治、海关、税收的真实史迹。

朱采治琼，至少创造了两个第一：创建五公祠，在琼州文化建设史上“海南第一楼”耸立起无法逾越的人文高度；督建秀英炮台，是琼州海防史上的第一炮台。难怪时贤赵滨彦在《清芬阁集》的序言中说：朱采志于经术有用之学，深受李鸿章和张之洞雅爱。

赵滨彦的序言这样说：琼为海防重地，四面环海，内抱黎岫，且不说内有心腹之患，外有敌舰觊觎，虎视鹰瞵，单说蛮荒之城烟瘴最深，官此土者大多染瘴病，三年任期未满人已命丧黄泉，继任者以为大忌，裹足不前。所以，莅琼之前，亲友故旧劝其慎行。

可是，朱采义无反顾，慨然赴任，六年道尹，厥功甚伟。虽然，形势险恶，风云变幻，政事纷纭，波涌云诡，但是他尽忠职守，哪怕生死胁迫，仍然坚持“吏治不敢不伤，营伍不敢不肃，民艮不敢不念，文教不敢不修”的初衷，表现出刚毅果敢的高贵品性。

督建炮台

作为中国古代四大炮台之一，秀英炮台孤悬海外，形势险要。时人认为，海南重镇海口乃“南海第一门户”，秀英炮台为“海口锁钥”。朱采在《禀督抚院）奏摺

中说：“光绪十七年（1889年）二月初六日奉宪台札，飭令总理琼州海口建筑炮台事宜。是年三月初，秀英炮台动工，已于本年（1891年）三月底一律工竣。”两度春秋，冲风冒雨，官兵笃力，成就大业。

这是琼州海防史上的创举，朱采卫我海疆的雄心壮志得以践行。督建炮台，事关海防全局。朱采亲自谋划，遴选助手，精挑工匠，齐集民夫，慎督工程，认真从事，废寝忘食。奏摺禀报：“并于十八年春间将大小‘五台名号’及添雇民夫等情具禀，申报各在案”。

“五台名号”，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，如雷贯耳。“拱北”“镇东”“定西”，三尊二十四生炮台位居正中间；“振威”“振武”，二尊十五生炮台拱卫两旁。如今，当年港湾已经远远退后变成滩涂，变成城市商贸区，但五座炮台的洞口仍然面对东南沿海的历史天空。

秀英炮台，功能完备，构筑坚固。奏摺称：炮膛四围及膛底俱用混凝土填筑，四围厚二丈，深至丈六尺，膛底深八尺，有洞避敌弹；有子房储炮弹，有药房储炮弹，有小铁路运药弹，有水池蓄水洗炮，有大小管道及霄梯升降，有兵房供栖息，炮台设置考虑周到。

炮台构筑，未雨绸缪，务于实战，有备无患。奏摺称，弹药库设置如北方的窑洞，在上面覆盖六尺厚的土。总子药库则厚一丈二尺，即使受敌弹亦不易坍塌……上下四围用三合土填筑，四周环植树木，墙之外为环台大道。四周建小炮台六座，以备意外之抄袭。

朱采是有心人，这么浩大工程，除禀报布置方位，房屋数目，工程尺寸外，还详细绘图列折，并照式雕木炮台一座“恭呈宪鉴”。炮台施工，塞门德土（水泥）至关紧要，虽“奉发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九桶”，但恐不敷又“捐购”五百零四桶，为海防自掏腰包。

秀英炮台处所，依山面海，丘岗连绵，开挖高埂，埋平低窪，计土方五万多，非勇力所能胜，爰向港商借得铁路三百余丈，铸轮制车，每车载土一百二十余担，曲折之处，以牛车、人车帮运……据20世纪初海口市文物普查资料，秀英炮台占地33000平方米。

朱采的奏摺详细描绘了炮台构筑的具体布局：“台膛甚小，仅宽二丈七尺，周围隐身洞、四子洞二十，铃铛大铁圈二。台前三和李兰泥，厚一丈八尺；底红毛泥，厚八尺。兵药房深四丈四尺，宽一丈一尺，子房深一丈，宽九尺；引道长四丈四尺，药房小引道长一丈八尺，炮台引道长三丈八尺；水池长二丈三尺，宽一丈一尺，深有三至五尺者。”

奏摺称：“操场以南，大门之内与子药各房，俱伏藏于土穴之中，其式如地窑房之制，而以石砖砌成洞，其上覆土至六尺之厚。总子药库则厚至一丈二尺，即受敌弹亦当不易塌卸。盖大炮弹遇沙土而止，但有震撼之力而无穿透之劲也。故台前之护台土墙厚至九丈，操场后面及左右之土墙亦厚至七丈，以外墙之内面俱用石砌以防倾塌。上下四围仍用三合土填筑平实，四周环植树木以资荫蔽。”假如炮台保存原貌，文化价值难以估量。

炮台算得上“重点工程”。“台基宽一百丈，进深五十丈，四周马道宽三丈；台前加小马道宽二丈，以免壁立而吼台基。操场宽十丈，长一百丈，地势西南昂而东北卑，计原高四丈五尺，即为台高之度。迤东而北至正中，台已填高丈余；再东再北至洼田，填高四丈八尺。总计马道、操场、引道子、药库、兵房、水池、水沟运土在五万九以外。”

工程如此艰巨，一切需用经费计物料、工匠、夫役、船只、起炮、迁葬、地价、棚厂、薪水、津贴、伙食各项，统共享过银五万六千四百五十九两七钱九分二厘六毫三丝，计陆续领过银五万七千二百。除用过前项外，实存银五百四十两零二钱零七厘三毫七丝。

海南周刊

史话



海口秀英炮台上的定西台。

海报全媒体记者 刘孙谋 摄



今年初刚被发现的“秀英炮台”石匾。

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

遇，置之重要……惟久居瘴地，精气暗亏，时时害病。去冬以来益复不支，当于四月中稟请交卸，进省养荷，幸蒙两院恩准，派委周道炳勋署理篆务，于五月十七日卸事。如果不是朱采存奏摺披露的秘密，哪知清末琼州海防埋设水雷。直到日本侵琼前夕，海口湾仍埋设水雷御敌。

苦心孤诣

奏摺禀报，难陈心曲；亲友信函，直言不讳：疾病缠身，苦不堪言。他《复朱桂卿》信，说“痼疾婴身，无可告诉，溘然朝露，未知能至明年否？”言及海防形势，朱采坦言：“以仓皇不练之师，当处心积虑之虏，不等两军相见，胜负早已判然。”赤子之心，知其不可而为。就像当年作《海防论》一样，二十年后甲午战争印证了他并非杞人忧天。

分巡雷琼，跨海而治，又值非常时期，朱采面临的困难与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其时，虽海防第一，但攘外安内，轻重缓急，实难估量。光绪壬辰年（1892年）冬，朱采《禀督宪》坦言“边备之安危，视乎戎政；戎政之修明，视乎赏罚”，他为雷琼守军论功请赏。

查民国《琼山县志·卷二十一·官职志》：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，童毓到任，不数月病逝；崇绚继任，至十三年三月。朱采接任之前，黎客各匪，群起如毛，屡剿屡起，屢抚屢叛；地方骚乱，杀人如麻。大军征剿，锋镝之惨，瘡痍之恶，死亡困苦之像，骇人听闻。

朱采履任，所统琼军尚有十营，奉命裁革后仅存五营，而阵亡瘡故超过500人，其中文武官员竟有50余人。他说，烟瘴之毒，西南各省尤以琼州为烈，剿黎之役，一营官兵瘴亡过半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瘟疫，郡城死亡者数以万计，有起病至死止顷刻间……

朱采说，土著如此，客籍可知。从军将士，爰生恶死，人同此心，所以不避凶险勇于向前，皆因圣朝德泽，将士笃力，谋求进取，报效朝廷。赖国家景运，仗宪台恩威，得将士协力，商贾流通，闾阎乐业……朱采说得入理，有功于国，有德于民，岂能埋没？

朱采回想，兵勇跨山越涧，餐风宿露，追寇冠于大海，蹈锋镝之战壕，缉捕，巡防，戍守，诸多艰险，诸般危难，历历在目。修建秀英炮台工程艰巨，海风猛烈，湿热熏蒸，从坟古墓，秽浊恶气，劳役瘴病交相侵淫而无所畏惧者不赏，于法不合，于理不容。

两年工期，三次瘟疫，将士染病，人心惶惶。其时，朱采也患病请假，进省调

治，旋因法艇闯入榆林港，形势危急，立即销假渡海，重返岗位。朱采奏摺说得非常凄切：弁勇工役共毙一百二十余名，魏镇云胜、陈镇兆兴猝病而故，陈镇一营即以陈良杰管带。

将士舍生忘死，建立非常之功，朱采奏摺为之呼吁。朱采说，统领琼军五六年之久，不良者立即撤换，不敢姑息；勤慎任事有功绩者，不敢不上报。恳请“五年届满，躬亲防戍各员，准照异常劳绩请奖，并按广西边防各营参照新疆成案照异常劳绩予以奖赏。”

有功则赏，有过则罚，功过分明，赏罚不谬，朱采治军，可谓苦心孤诣。

秀英炮台与虎门炮台、吴淞炮台、大沽炮台一道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炮台。可是，战争硝烟散去之后，大沽口炮台和虎门炮台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吴淞炮台也成了“国家旅游4A级景区”，而秀英炮台却淡出了公众视野。虽然，它也被列为海口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但却处于“关门保护”状态。

秀英炮台曾被特为“南疆锁钥”，比之于三大炮台，毫无逊色。作为古代宏大的军事设施，秀英炮台是中国古代规模较大的军事设施之一。直至1939年2月10日，秀英炮台仍驻扎前清炮兵转为国民革命军的战士250人，他们曾将愤怒的排炮轰击入侵海疆的日寇。当年，整个炮台连同附属建筑占地面积达五十亩。📖

为固镇边，统领两州，御灾捍患，以道德教化激发忠义，还是蒙昧尚未开化；唐宋以来，渐知向学，到了明初人才鼎盛，出现了丘濬、邢宥、海瑞等出类拔萃之才，这是唐宋流寓诸公道德教化的结果。

为国镇边，统领两州，卸灾捍患，以道德教化激发忠义，还是蒙昧尚未开化；唐宋以来，渐知向学，到了明初人才鼎盛，出现了丘濬、邢宥、海瑞等出类拔萃之才，这是唐宋流寓诸公道德教化的结果。

时人盛赞，朱采兼具文武之才，更有悲悯之心。对上司，他忠于职守；对同僚，他恭敬有礼；对下属，他体恤有加。建祠祭祀忠烈，若从国家的视角来看，个人是微不足道的；可是从一个家庭来看，他们却是唯一的。朱采此举，极具亲和力感召力。

朱采履任，前后六年，政务繁重，政绩斐然，虽疾病折磨，幼女夭折，但仍然坚守。他在《禀张制台》中坦诚地说：“爰业承乏之间忽忽五稔，身属多病日甚一日，去志早决，本年因开办台工，不忍舍去，一俟秀英告竣，即当陈情请清，专隶续陈。”

从光绪十三年至十九年，短短六年，朱采做了几任雷琼道想都不敢想到的事情。朱采的前任崇绚光绪十二年上任，仅任职一年；再往前是童毓，也是光绪十二年任，不数月病逝。当时，闻任雷琼色变，因海防险恶与瘟疫瘴病交加为虐。

朱采上任，防疫流行，死逾万人：“有病起至死不及一时者，有两人晤面互语移时俱仆者，甚而试试之童生惧时疫之盛相率散归而停考者……”朱采记录了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郡城瘟疫流行的严重境况。

秀英炮台交割之后，朱采因“受病甚深，血气大亏，诸病交作，不得不恳求交卸。”于是，朱采离开海南回到嘉兴“清芬阁”书室，杜门谢客，专事疗养。

光绪十二年（1894年）甲午战争，北洋水师战败，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永远抹不掉的一道惨痛的伤痕，这距朱采作《海防议》仅隔二十年，预言不幸被他言中。得此噩耗，朱采悲愤交加，病体日衰，渐至不治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朱采病逝于故里。📖

B08/09

一任雷琼道千载赤子心

文|本刊特约撰稿 蒙乐生

朱采（1833～1901）是浙江嘉兴人，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优贡生。

早年游学京师，朱采统观大局，曾上书李鸿章：“西南边陲，法寇张牙舞爪；东北疆界，俄国虎视鹰瞵；日本攻朝鲜，唇亡必齿寒；英国在沪擅开铁路，又在滇劫我楚税……域外群寇气势汹汹，国内海防日渐衰弱。”为此提出“用人、裕饷、练兵、造船、持久”的“海防五要”，并建言“以才德俱优，能当大事、御大乱为第一”的应对之策。

朱采重经术实学，李鸿章器重其才识，密疏举荐，于道光十三年（1850年）任山西汾州知府。汾州任上，朱采疏浚河道，断绝水患，兴建书院，教化大开。

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，张之洞奏报《密陈琼防人才片》，朱采于是年闰四月走马上任，从山西汾州知府简任分巡雷琼兵备道。

在琼期间，朱采除了筹订战舰，督修炮台之外，最大贡献是创建海南第一楼，祀唐宋“五公”。朱采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《禀张制台》云：“苏公祠前夫子大人捐廉发款，并批拨琼款三千金一共五千金，大殿墙门均用洋木，业于去年造竣。本年又添建大书楼一座，均用石盐木，尚未竣工。”

对此，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，朱采《上张香帅》禀报：“近年雷琼，地方安定，但有海盗，随即缉获，销声匿迹。时和岁稔，人民乐业，商旅往来，亦渐繁盛。前奉宪命建昭忠祠、苏公祠、五公祠及膏房学舍等，已于上年全部竣工。昭忠祠奉祀近年阵亡瘴故人等共一千七百余员弁。苏公祠奉祀苏文忠公，附祀斜川居士。五公祠奉祀唐李卫公，宋李忠定、赵忠简、李庄简、胡忠简诸公。崇楼高峙，皆用暹罗文木，擅一方之胜境。”

创建五公祠是海南文化史上的伟大创举。《琼山县志》称，该建筑“共费二万余金，筹自公款，不捐绅商，犹为数百年来所未有。又捐廉建海口育婴堂，拔军门岭田租，每年四百八十千文，并海防经费二百两、海口猪税经费银元二百两为常年经费。”

朱采曾上《禀督抚宪》疏，奏请将“琼州城外苏公祠与五公祠一并列入祀典，飭城琼地方官倡率士民致祭，以勤忠义而隆报享。”朱采说，隋唐以前，琼州虽然立郡县，但是蒙昧尚未开化；唐宋以来，渐知向学，到了明初人才鼎盛，出现了丘濬、邢宥、海瑞等出类拔萃之才，这是唐宋流寓诸公道德教化的结果。

为国镇边，统领两州，卸灾捍患，以道德教化激发忠义，还是蒙昧尚未开化；唐宋以来，渐知向学，到了明初人才鼎盛，出现了丘濬、邢宥、海瑞等出类拔萃之才，这是唐宋流寓诸公道德教化的结果。

时人盛赞，朱采兼具文武之才，更有悲悯之心。对上司，他忠于职守；对同僚，他恭敬有礼；对下属，他体恤有加。建祠祭祀忠烈，若从国家的视角来看，个人是微不足道的；可是从一个家庭来看，他们却是唯一的。朱采此举，极具亲和力感召力。

朱采履任，前后六年，政务繁重，政绩斐然，虽疾病折磨，幼女夭折，但仍然坚守。他在《禀张制台》中坦诚地说：“爰业承乏之间忽忽五稔，身属多病日甚一日，去志早决，本年因开办台工，不忍舍去，一俟秀英告竣，即当陈情请清，专隶续陈。”

从光绪十三年至十九年，短短六年，朱采做了几任雷琼道想都不敢想到的事情。朱采的前任崇绚光绪十二年上任，仅任职一年；再往前是童毓，也是光绪十二年任，不数月病逝。当时，闻任雷琼色变，因海防险恶与瘟疫瘴病交加为虐。

朱采上任，防疫流行，死逾万人：“有病起至死不及一时者，有两人晤面互语移时俱仆者，甚而试试之童生惧时疫之盛相率散归而停考者……”朱采记录了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郡城瘟疫流行的严重境况。

秀英炮台交割之后，朱采因“受病甚深，血气大亏，诸病交作，不得不恳求交卸。”于是，朱采离开海南回到嘉兴“清芬阁”书室，杜门谢客，专事疗养。

光绪十二年（1894年）甲午战争，北洋水师战败，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永远抹不掉的一道惨痛的伤痕，这距朱采作《海防议》仅隔二十年，预言不幸被他言中。得此噩耗，朱采悲愤交加，病体日衰，渐至不治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朱采病逝于故里。📖

制表/庄和平